

4:11

XIEFANG XUESHU YICONG

开放的自我

〔美〕 C·W·莫里斯著 定 扬译 徐怀启校

THE OPEN SELF

by

Charles Morris

Prentice-Hall, Inc.

New York 1948

本书根据纽约普兰迪斯—霍尔公司 1948 年版本译出

封面装帧 孙宝堂 邹纪华

· 西方学术译丛 ·

开放的自我

〔美〕 C. W. 莫里斯 著

定扬 译

徐怀启 校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 5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吴县光福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5 插页 2 字数 115,000

1965 年 11 月第 1 版 1987 年 6 月第 4 次印刷

印数 51,001—96,000

书号 2074·322 定价 1.15 元

目 录

一、人作为自己的创造者	1
替代旧自我的新自我(3) 情况估计(4) 逃	
避责任:非理性主义(8) 逃避责任:决定论(13)	
逃避责任:罪恶(16) 重新负起责任(19) 新	
的完整(22)	
二、人关于人的知识	23
强调身体(25) 依赖、统治和超脱(30) 强调	
自然环境(32) 强调社会(35) 强调符号(38)	
小结(41)	
三、语义学入门	44
符号的多种多样(46) 符号的层次(49) 符	
号的用法(51) 陷阱(54) 观念动力学(58)	
理想动力学(60)	
四、生活方式	63
价值的型式(69) 美国青年的证词(70) 方	
式7:马特拉亚方式(73) 谁想怎样生活呢?(75)	
每个人是独特的(78) 坚持自己!(80)	
五、自我的墓穴	83
家庭群(86) 对付挫折的策略(88) 冲突的	
形式(91) 下地狱(94) 活死人可能重新活	
过来(96) 开放路和尽头街(98)	

六、多元宇宙	101
什么是哲学?(105)	哲学和人(107)
哲学信念(107)	相对主义的幽灵(110)
客观相对主义(112)	快乐的智慧(116)
七、开放自我的开放社会	117
人创造文化(120)	社会能够损害它的创造者(122)
封闭的社会(125)	新时代的社会理想(128)
为自由规划(130)	
八、获得自由还是受到挫败?	135
伟大性的根源(136)	我们根本上发生了毛病(138)
诊断和处方(142)	美国处于致命危险之中(144)
“因为时间近了”(146)	号召创造!(149)

一、人作为自己的创造者

这是午夜和黎明中间的时刻。街道上最后两扇灯光照亮的窗户刚刚暗了下来。最后两位边说边笑的行圣礼的神甫走过去就寂静无声了。我开始在写一本书。

早晨是时间的开端。但言语要着手诉说它们自己，而且言语不会一直讲不出来。因此在午夜和黎明的中间时刻，我在这个城市一间小房子里开始进行写作了，而在这个城市，惠特曼和麦尔维尔也曾经描写过美国的光明面和阴暗面。

纽约城。早秋。上午三时。我在思考着三句话。一句话是一位富翁说的，他在纽约城有家，在长岛有财产。他玩弄过值得赞许和众所公认的权术，并赢得了酬报。然而几天以前他说，“如果我是上帝，我就会反对这个城市，把它清除掉！”当他说话时，他把拇指紧按在餐桌上端，四周一拧，就象捏死一只虫子那样。

一个衣着时髦的女孩，刚从松得海峡航行归来，用比较时兴的话说：“我想乘一乘会用原子弹把西方文明炸毁的飞机。”

第三句话完成了这三句话的三角关系。第五街区域许多基金会之一的主席用下面这个问题来结束快下班前的工作：“我们怎样才能使美国保持青春？”他说话的意思是强调这一事实，即尽管采取提问的形式，可是他的言语却流露出一种深刻的然而却是忧虑不安的希望。

这三句话人们很少讲到。纽约人，象其它地方人一样，难得用这样方式讲话。凭借地下道、泰晤士广场或者任何海滨的字

眼会表明，这种极端语言“在统计上是少见的”。而且所有人有时都说得过头了，把个人的困境夸大为人类的世纪末，把鼓起勇气喝酒夸大为全新世界的开端。那些喜欢语义明晰性的人对这两种说法都不置信。

但是，当作征兆来看，这三句话是给人启发的。它们很可以同威尔斯在他最后一本著作《心灵的限度》里表露出来的恐惧心情相比拟，即现代人是**没有指望的**——一个“**难以和解的敌手**”在践踏着它。它们在一张小银幕上放映出构成当代男女本质的午夜和黎明的奇怪混合。它们夸张地说明了今天许多人文雅的外观下面没有讲出口的不满趋势。它们揭露了这种没有得到认可的毁灭愿望，即有时私下承认目前毁灭的可能性。它们显示出一种不安的自白，即现代人不得不设法使自己成为适应新时代的新人——以免他当真变得过时。

选择这个时刻来开始写这本书就是出于这种思想。这种思想考虑到对**所有人和所有社会都发生作用的黑暗势力**。这股黑暗势力则以挫败、封闭、破坏、毫无成果来不断威胁每个人和每个社会。这股黑暗势力今天可能使十个人里面的一个在他或她一生中有朝一日有严重神经错乱的危险，并且使十个人里面好几个感到忧虑、不满，陷于困境，没有创造性。这股黑暗势力关涉到美国是否正在丧失掉它的生命力而变成新世界里的旧美国。这股黑暗势力使严肃认真的人也不晓得整个西方文明是否会倾向于自我毁灭。

在晚间认清这些黑暗势力是好的。在黎明前认清这些黑暗势力没有单独完成对人的支配也是好的。因为人是不断重新创造自己的东西，是自我创造者，是把自己作为他的创造材料的工匠。这条创造生活的边疆是人们经常要坚守的一条边疆：是人类边疆，是人下一次创造他自己的边疆。

生活就是面临抉择。人现在正面临巨大的抉择。他忍受着一个新时代的早期阶段。他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必须对付整个世界问题，而这些问题却坚持要折磨着他。他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统治着在他控制之下的人和自然界。他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面临着在集中的奴役和不可衡量的自由之间进行极其重要的选择。难怪他要犹豫、混乱、害怕、为难。难怪他要寻求那些指导他在今天边疆上摸索前进的观念和理想。

我们所牵涉到的就是这种观念和理想。我们正处于我们人类生涯的冒险阶段。我们已经把连最放肆的巫师也决没有梦想到的力量揭发了出来。只要我们不是毁灭自己，那我们现在就必须确定利用这种力量来达到的人类目标。我们在担心。对此我们打算做什么呢？

替代旧自我的新自我

我们的危机是一种奇怪的危机。我们象孩子玩烈性炸药那样。并且我们知道这一点。但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又不同于孩子。我们害怕自己，担心我们不能承担这种责任，而这种责任可能使我们重新得到天真的欢乐。假如有一个“难以和解的敌手”在摧毁着人，这个敌手就是人自己。我们在自己身上敏锐地感觉到这股黑暗势力。

我们同样知道，我们拥有很大的内在潜力。感到新时代在开始就同感到旧时代在结束一样明显。我们已经把它称做原子时代。但我们还不知道怎样开发我们的人力资源。我们还没有设计出一种比原子弹更有威力的心理炸弹。我们能够用原子分裂来释放巨大的物质力量。我们怎样才能够在我们自己封闭起来的力量内部引起分裂，以便相应地释放出巨大的人力来呢？

这就是我们的问题所在。我们有新机器，新厂房，新建筑

物，也有新的麻烦。我们需要新的自我，以及自我之间的新关系。我们必须使自己跟上我们的时代。只要我们回复到人的立场，我们就能够使非个人的力量从属于人类目标。为了建成一个以人为中心的社会，我们就必须做到以人为中心。男人和妇女必须再度成为我们注意和关切的焦点。我们已经改造了物质环境，现在我们就不能逃避改造我们自己。如果那个妖魔抓住了我们，这是我们自己的过错，因为妖魔就在我们里面。我们的危机是一种人类危机。

要使我们自己投入创造活动，我们必须认识我们自己。我们需要认识我们的动机的根源和我们遭到挫败的根源。我们需要懂得自我创造的技巧和它所设置的陷阱。当代研究人的学者告诉我们许多关于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们要尽力把这种知识用于我们的目的，以至扩充这种知识。但是我们的目的仍然是个人的。我们的任务在于决定我们还活着的时候想要做些什么。我们的希望是释放我们自己的能力，使之足以摆脱我们的困境和对付我们的挫败。“每个新时代的经验都需要一种新的自白。”我们必须敢于作这种新的自白。麦尔维尔告诉我们说，“危险的中心比危险的周围更没有危险。”

人现在要使人成为什么样的人呢？我们将要使我们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呢？这些便是我们的论题和我们的问题。

然而这些是开始白天工作的黎明语言。

情况估计

幸而白天是晴朗的。这是一个适宜于思考我们自己的日子。既没有使人产生下雨天的阴郁感，也没有引起人们对阳光的过分赞许。这是一个便于老老实实进行思考的好日子。对必须做的艰难工作来说，夜晚太长，而黎明则寄予奢望了。我们所面临的

最艰难任务就是对我们自己忠实。对一个人来说，赞扬自己比责备自己来得容易，责备自己比认识自己来得容易。一个晴朗的日子有利于老老实实的思想。

在这种心情下面我们立刻对夜晚的陈述，即人是他自己的创造者，感到疑惑。

固然，人创造了许多事物，但是他当真创造他自己吗？当我们说一个晴朗的日子有利于老老实实的思想时我们没有把这个问题放弃吗？因为这提示，我们的思想甚至还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并且我们自己的语言所引起的这种怀疑被广泛流传在我们中间的学说加强了，这些学说认为我们的体格决定着我们是怎样的，或者认为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把我们模铸成我们所具有的人格。环境、体格、社会——这些东西不就是把人装扮起来的衣裳吗？

这些确实是起强大作用的东西。赞扬它们能力的各种学说几乎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主要教条。承认人的人格以生物机体为核心，而这种机体只有在栖息于一种自然环境中的社会里才能成长起来和结出果实，这不是教条。承认人的人格把它的全部过去带进每一个未来，这不是教条。关于人的科学的出现无疑证实了这些情形。承认自然环境、体格和社会对培养人的作用，只是当我们使它们的力量囊括一切的时候，只是当我们把它们用来否认人在进行自我创造并创造他自己历史这个程度上不同于所有生物的时候，才成为疑问。

十分明显，人已经大大改变了他的自然环境，控制了他家里的温度和湿度，种植庄稼和饲养牲畜，关闭和开放海洋河流同在陆地上选定的地点相通的道路。而人对他的身体进行工作并且在将来还要进行这一点虽不明显却仍然是真实的。从他作为一个医生来说，他治疗自己，使之成为至少略不同于另一种情况下

的人；他对于配偶的选择多少决定着将来男女的身体类型；如果他愿意，他就能够有意识地选择和抚育居住在地球上的人。最后，现在某些人类学家承认，人通过自己的选择来建立各种不同的活动系统类型，而这些活动系统就是各种文化。世界各种文化是人类的创造活动，是他们建立起来的生活在一起的各种类型，并且将以预见不到的方式继续建立。地理、遗传和社会为人类创造活动设置条件，为人类创造活动提供它所必须使用的材料，阻碍或提高这种创造活动。但是承认创造生活的工作总是超不出特定的条件，这并不能曲解成为否认人是培养自己的一种起主要作用的东西。

在这一点上，关于人讲得太多，清醒的思想也会变得不自在起来。清醒的思想不是谈论人而是暗示我们恰正谈到个别的男人和妇女。因为正在创造他们生活的是个别的男人和妇女，而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各不相同的。人的历史是他们许多特殊和不同的经历的历史。在这部历史中，不同的个人扮演着英雄、坏蛋、小人物和合唱队员等等不同的角色。人类戏剧的丰富多彩就在于不同演员的多样性。只有现在我们才正在开始看到各种人实际上是怎样不同。了解这些差别是我们主要任务之一。这里所强调的仅仅是差别这个事实及其重要性。因为它容许我们承认，自我创造是一个程度问题。有些人毕生象河水流过草地一样毫不费力地遵循着本地社会情况和人们所指示的轮廓线和途径前进。另外一些人的一生却象向前冲击的瀑布那样，打破各种障碍，并且刻划出社会历史山峰的新形式。只有少数几个人在重大意义上影响着人类的进程。大多数人起着比较细小的作用，他们采纳别人已经构成的观念、发明和生活方式。然而差别仍旧是一种程度上的差别，因为即使采用别人所创建的某些东西作为己有也是挑选出来容纳在一个人的自我中去；而且这

种容纳至少涉及到某种最低限度的探究和评价，简单说，至少包含某种自我决定自我是怎么样的要素。如果没有这种容纳，那些大大创造了他们自己的人的革新仍然只不过是个人 的成就。人类的历史是所有人或多或少地进行自我创造的历史。

白天的清醒思想还强使我们警惕到第三方面的问题。“创造”不是一个过分强烈的字眼和主题吗？它不是暗示所有男人和妇女是或者应当是爬山运动员，敢于不断努力攀登自我的喜马拉雅山，是或者应当是有外倾性格的和不休息的实践家吗？如果它是这样，那这个暗示应当立刻打消。因为这样强调的一种生活对许多人都不适当，也要受到挫折。适用于人的差别的自我创造方法必须多种多样。我们必须维护不相一致的权利。例如，在我们文化中目前着重于权力已经对许多个人产生破坏性影响；它破坏掉他们的自信，并且驱使他们大多数人走进我们的收容所。对于我们必须加以保护的许多种少数，我们必须加上一个新的少数：即心理上的少数。

如果人的潜力和人的差别得到尊重，自我创造的方法必然是多种多样的。自我需要感受和享乐，需要感情和支持，需要思考和追求真理，需要依赖和超脱，也需要权力和统治，这些需要的强度则各不相同，并且全都是合法的。固然，我们的主题是自我创造的技巧，但所强调的却是它的多样性。就生活创造而言，我们每个人必须仍然忠于我们的需要和我们的方法。用路易斯·麦克耐斯的话来说，我们指望这样一个世界，即人们“在差别上平等，所掌握的统治权可以互换”。

由于这些白天思考的限制和推广，只有人才是他自己创造者的说法就丧失掉漫长夜晚的思考所强加的夸张性。但这并没有丧失掉它的伟大性。人生活在一个比他们自己更强大的物质世界里，生活在用各种不同方法开辟和改变他们的生物上迫切

需要的社会里。工匠必须经常在他所在的地方工作，并且对手头的材料进行加工。这些材料是顽固的，而且设置下他的工作必须加以注意的条件。不是任何东西都能够用所有材料做成，而所能做成的东西又都要技巧和时间。在任何地方的创造都不是无条件的，也并不总是取得成就的。工匠可能做糟了，也可能对他所加工的但不听使唤的材料发脾气。

作为他们自己的创造者，人也是工匠，并且往往是手艺拙劣的工匠；他们走到绝境，背叛了他们自己。悲剧是十分真实而极其寻常的。但即使在悲剧性的一生中，人还是扮演了悲剧里的一个角色，当悲剧发生时如何应付悲剧仍然是人总归要面临的一种选择。甚至死亡也有可供选择的多种方式。选择死亡仍然是一个人那时怎样行动的选择。选择不存在就是选择死亡。人甚至促使他们自己成为疯子，因为精神错乱的形式是在困难环境下被折磨的自我可能达到的最好成就。人可能用拙劣的或者有效的狂热来毁灭人类。一个老历史家把历史定义为人破坏他自己的前进企图，他认为人仍然可以成功。因此他也可以成功。但即便如此，也要人为他自己做某些事情。

做人就是对自己进行工作。在这种工作中，有失败和成功，也有痛苦和欢乐。人们难得想终止这个过程。只要他们没有作出这种最后的选择，就不能为人类创造活动设置界限。说这话不是在修饰辞句而是在陈述一个简单的事实。伟大来自事实而不是来自事实的陈述。

逃避责任：非理性主义

人以他们的思想——即以他们的观念 and 他们的理想——来创造自己。人只有在他们思考所及的范围内选择他们的前途。此外别无他法。

一种观念表示某种东西的意义。一种理想则是这种东西，即当它的意义被断定为具有很大吸引力时会促使人们去达到它。因为人能够谈论地球和圆的东西，他们能够把地球说成是圆的。当这种地球是圆的观念出现并且得到信赖时，就有可能围绕地球航行。而当这种可能性引起人们对财富、权力和冒险的紧迫需要时，环球航行这个观念也就成为一种理想了。

在创造人的经历中的紧要关头是在新观念和新理想出现的时刻。因为在这个时刻，人类生活的潮流采取了新的方向。基本观念的创立标志着科学和哲学的转折点，而围绕着这种观念构成的理想则标志着宗教、艺术和社会组织的创造活动的顶峰。

我们说服自己信奉新的观念和新的理想。孩子在学会讲话之前就会走路。而在选择我们将来的自我时，我们却必须在走路之前讲话。但讲话容易，朝新方向行走却是一项艰难的责任。因此我们说服自己推卸理想强加给我们的重担。现代男女企图用三个大字眼来逃避做任何对他们自己来说是意义严峻的事情：非理性主义、决定论、罪恶。我们是没有理性的人；我们没有自由；我们是有罪的——这些就是便于我们不负责的托辞。有片面真理的说法需要还它个本来面目，以免打消掉人们下决心的微小勇气。

非理性主义的片面真理使我们不致受到一种歪曲了的和富于感情的理性观的侵袭，而这种非理性主义的片面真理在近几十年间人们曾如此强有力地、经常地加以陈述，这是很好的。这个片面真理的一部分是要肯定在创造人的自我中非理性因素的存在及其重要性——自我则展示着驱使力、激情、憎恨、欢乐、希望、见识和忧虑，而我们就是这些东西。

要合乎理性不过是在批评反省之后，在审慎考虑从接受某个特定观念或理想会产生什么结果之后，再接受观念和理想而

已。一个有理性的人是一个进行推理的人，这种人伸展在他前面的符号的触角前进，在致力于如何行动或今后怎样生活以前，勘探着自我和周围世界的地形。否认推理意义上的理性就是否认自我的创造，否认一个人的人性。

但这不能推论说，一个有理性的人是或者应当经常是懂得推理的。因为在某种危险的场合下，推动思想、控制思想和终止思想的是生活的紧迫需要。企图无限制地进行思考必然要毁灭掉自己和思想。思想在建设生活中是一种起作用的力量，但人们却在执着于现时的状况下过日子。观念往往由于有力的推论，也由于松弛状态和感受性而强使其成为奇怪和不正当的方法。一旦产生之后，就可能对这些观念加以推敲，使之同别的观念发生联系，探索它们的影响，详细考查证明它们真理性的证据。然而目前紧迫需要的压力总是推动并结束这个过程。甚至自我作为思想者也必须不断地承认或否认他所接受的思想，赞成这一个或者那一个观念，根据证据的一定数量委身于某种信仰。进行思考的是整个自我，而自我的问题则是暂时性而不是永久性问题。必须作出决定，否则思想本身就会变得毫无意义，没有结果，平静无事。

理想不同于观念恰恰在于这个事实，即我们现在宁愿要意义重大的东西。这种选择的扩大是由此刻这样自我的紧迫需要引起的。接受这一种理想而非那一种理想的行动可以推迟一会儿。为自己和为别的自我所设想的后果可以估计得到。自我可以进退不得，踌躇不决，游移不定。但自我的紧迫需要则坚持不变，而且这种紧迫需要必然要接受这一种而不是另一种可能选择的能力。推理鼓吹选择，在自我面前摆着选择好恶的可能性，而自我就在这个过程中改变了自己的皈依。即便亚里士多德也承认，善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所选择的東西。选择的行动继续

存在,而且选择不止于推理。活着就是选择某一些事物,放弃另一些事物。中立是选择正在形成的那一个片刻。单单坚持中立的自我则是死亡了的自我。

非理性主义的片面真理的另一部分则是承认在自我之中有真正的反理性力量,这种力量积极地反对自我对自己进行审慎的改造。自我所注意的,是保护到目前为止自我在某个发展阶段所已经得到的东西,对它认为还不足以对付的力量置于不顾。凡是能够为自己描绘一幅美好图画的人是偏爱这个美好形象的。他不愿意使自己具有同这种光明的憧憬不相一致的希望、思想和行动。表明他自身这些愚昧色彩的证据被抹煞掉了,被掩饰起来,被缩减到最低限度;而承认这种证据就会损害他已经取得的不牢靠的自尊,唤起他已经平息了的忧虑。相反,任何肯定他对自己高度评价的证据都热切地得到承认,得到揭示,被扩大到最高限度。这样他就能把自己愿意具有和相信自己具有的特点归于自己。他把自己所拒绝的特点归于别人,他把所遇到的困难归咎于别人,归咎于“全世界的人”。因此自我使自己不致受到更真实的观念的抨击,不致受到扩大和改造理想的不决胜负的挑战。

这个过程是一种强烈的能动过程。并且它发生在每个人身上。而在精神病患者的场合,我们不过是看到它的极端形式罢了。承认自我凭借它来积极反对自己进一步发展的这种力量的存在和强大是明智的。因为这样我们才能既防止那种很容易正确地思考的轻便的乐观主义,又防止当我们感到难以正确地思考时所引起的绝望情绪。

只要认识到自我中的反理性力量不是反对推理本身,而是反对被认为是威胁自我并强迫自我改变的理性扩张,那还是有前途的。推理本身是有力地反对理性主义的,但正是推理才导

致维持自我的现状，因而导致反对任何这样的理智活动，即唤起使现状不能维持下去的恐惧和忧虑。反理性主义本身表明不是一场反对理性本身的斗争，但却是一场胆小的自我使自己不顾目前成就的脆弱性和要求改造的紧迫需要的斗争。所争论的非理性主义确实是这种害怕的自我的惊呼声，是反对自己有进步可能性的论证，是为它不愿承认的不负责任态度进行的理智辩护。

在认识自我的非理性因素和阻碍自我改造的反理性因素时，非理性主义是牢靠的，对自我来说是朋友。而当它变成对非理性的崇拜时，就成为一种错误和危险。因此非理性主义不再是反对那些外表美观的理性主义形式的同盟者（这些理性主义形式假定，合乎理性意味着仅仅和永远合乎理性），而成为人内部的敌人，逐渐削弱他对自己的信心，就象他自己的缓慢的创造者一样。反理性的非理性崇拜和反对非理性的理性崇拜，都是以同一个场子迷惑人的丑角。纯粹理性这个丑角的说教被证明是太高超了，太苛求了，太乏味了，而那些坐在临近表演场所座位上的人们则欣然指靠纯粹非理性这个丑角来倾听他们无可挽救的邪恶。但是当这种说教在他们中间引起它打算引起的罪恶感时，纯粹理性又重新对他们召唤。这种往返过程反复进行。这一队是老的一队而且进行得顺利。观众很兴奋——却败坏了道德。

成熟的自我知道：这不过是一场表演。知道：把它自己分为两个不相容部分是表演者的一种手法。知道：人的自我需要它全部的冲动、激情、矛盾和欢乐。知道：必须依靠观念和理想对这些东西不断起作用，而不要抛弃它们。知道：推理就是在面临内部顽抗和外部障碍时使自己缓慢而艰苦地得到改造的途径。知道：唯一的、最终的非理性是不要用理性来创造自我。知道：

要使理性成为形形色色、多方面、错综复杂的人的自我的最终和完整的目标，这就是非理性。

逃避责任：决定论

自我借以企图逃避责任的第二个大字眼是决定论。适合我们时代的推理通称做科学。科学，人类自由的主要工具，作为这个自由的敌人应当经常使人感到害怕，这是对我们混乱状态含有讽刺的评语。第二个大字眼的主题是说，科学是决定论，而决定论则意味着人就什么事情将要发生而论是没话可说的。这是一种令人感到安慰的片面真理，因为它给我们解除了困难的选择任务。这种决定论事实上是反理性主义的一种形式，是理性借以试图防止推理扩大到自我和社会的肮脏角落去的一项手段。它诱人把口头上不干净的东西隐匿起来，同时容许我们从卑鄙勾当中得到荣誉，而无所作为。推动了决定论崇拜的是恐惧而不是科学。

因为科学不过是对可靠知识进行顽强和坚定的探讨。科学是人们建立起来的一项工具，它被用来反对巨大的阻力，并且通过惊人的劳动用来解放和检验思想。科学是人们创造自己到那种程度的极好说明。这是由于科学家在知识上是专家，是人们已经培养了自己的一种自我类型，这种类型虽不是唯一类型或者唯一良好的类型，然而却是一项重要和独特的成就。因为如果理想是标榜选择的观念，那末最最要紧的是掌握这样的技术，即促进新观念的出现，并且能够在不可靠的观念中拣出比较可靠的观念来。科学就是这种技术。以理想的名义来反对科学，事实上就是反对主要的人类活动，而旧理想被这种活动所检验，新理想则以这种活动为基础。这样来反对科学在于害怕科学；它得到忧虑的自我的支持，他们内心里对自己所要维护的东西感